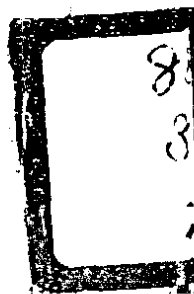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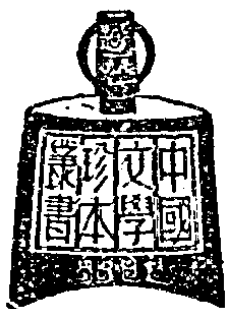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湖二集







第一輯
第三十四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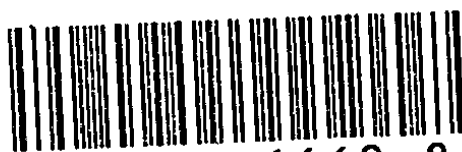
據原刊本排印
貝葉山房張氏藏版

西湖



集
上冊

周清源著



3 0614 6669 8

本書封面題簽：周作人先生



西湖二集序

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于西湖者哉。自昔金牛獻瑞以來。水有明聖之稱。宋仁宗詩有地有吳山美。東南第一州之句。白樂天之餘杭形勝。四方無范希文之西湖勝鑑湖。蘇東坡之西湖比西子。柳耆卿之桂子荷花。真令人艷心三竺。兩峯間也。予揆其致。大約有八。猶夷澹宕。嘯傲終日。直闔閣間物。室中單條耳。不聞其有風波之險也。可坐可臥。可舟可輿。水光盈眸。山色接牖。不聞其有車殆馬煩之病也。亦有清音。亦有絲竹。繡轡香輪。朱簾畫舫。曳冰純霧縠。而掩映于綠楊芳草之間。謂紅蕖映隔水之粧。紫騮嘶落花之陌者。觸目媚人。不聞其有岑寂之虞也。水香蘋潔。菱歌漁唱。鳥交啼。野鳧戲水。龍井之茶可烹。虎跑之泉可吸。環堤之酒壚可醉。嫩草作褥。輕舟容與。富者適其貧者。恆心不聞其有榮枯之異也。春則桃李呈芳。夏則芙蕖設色。秋則桂子拖香。冬則白雪幻景。雨旣奇。其晴亦好。白日固可遊覽。夜月尤屬幽奇。不聞其有不備之美也。梵宇名藍。龍宮古剎。金碧輝煌。鐘磬相聞。可停遊履。可搜隱蹟。尋幽或以竟日。耽勝適以忘年。不聞其一覽即盡。索爾無餘也。幽人勝士之場。古佛垂教之地。孤山懷其高踪。法相參其遺蛻。永明壽乃彌陀化身。事事可。天竺

西湖二集 序

二

東溟之道德隆重。高皇帝稱之爲白眉法師。亦有宗泐。稱爲泐翁。迫以官而不受。高僧哉。高僧哉。是以入道場則利名欲拚。緬高風則火宅晨涼。法身長在。歷劫不灰。觸處可以醒我之昏迷也。入三潭而喁喁不驚。遊斷橋蘇堤。而兩公之明德如在。以是知魚鱉咸若存聖世之風。高賢長者留千秋之澤。彼豪暴之吏。亦復何存。蓋前人者。後事之師矣。流芳遺穢。其尙鑒之哉。况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。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。流風遺韻。古蹟奇聞。史不勝書。而獨未有譯爲俚語。以勸化世人者。蘇長公云。杭州之有西湖。如人之有眉目也。而使眉目不脩。張敞不畫。亦如葑草之湮塞矣。西湖經長公開濬。而眉目始備。經周子清原之畫。而眉目益嫵然。則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。卽白蘇賴之矣。予覽勝西湖而得交周子。其人曠世逸才。胸懷慷慨。朗朗如百間屋。至抵掌而談古今也。波濤洶湧。雷震霆發。大似項羽破章邯。又如曹植之談。而我則自媿邯鄲生也。快矣乎。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。西湖之秀氣將盡于公矣。乃謂余曰。予貧不能供客。客至恐斫柱剝薦之不免。用是匿影寒廬。不敢與長者交遊。敗壁頽垣。星月穿漏。雪霰紛飛。几案爲濕。蓋原憲之桑樞。范丹之麀釜。交集于一身。予亦甘之。而所最不甘者。則司命之厄我過甚。而狐鼠之侮我無端。予是以望蒼天而興歎。撫龍泉而狂叫者也。余曰。子毋然。司命會有轉局。狐鼠亦有敗時。且天不可與問。道不可與謀。子聽之而已矣。清原唯唯而去。踰時而以西湖說見示。予讀其序而悲之。士懷材不遇。蹭蹬厄窮。而至願爲優伶。

手琵琶以求知于世。且願生生世世爲一目不識丁之人。眞令人慷慨悲歌。泣數行下也。豈非郡有司之罪乎。夫良玉而題硃硃。則泣下和之血。駿馬而駕鹽車。則垂伯樂之淚。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。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。昔阮嗣宗好遊山。車跡所窮。輒慟哭而反。陳子昂詩文不爲人知。時有賣胡琴者。索價百萬。豪貴無售。子昂突出以千緡市。次日集宣陽里第。具酒餚羣飲。置胡琴撫語曰。蜀人陳子昂。有文百軸。馳走京師。不爲人知。此樂賤工之役。豈足留心。舉而碎之。以其文遍贈座上諸客。聲溢都下。唐球好苦吟。撚髭爲丸。納之大瓢中。投于江曰。斯文苟不沉沒。得者方知我苦心爾。有識者接得之曰。此唐山詩瓢也。周子間氣所鍾。才情浩汗。博物洽聞。舉世無兩。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。澆自己之磊砢。以小說見。其亦嗣宗之慟子昂之琴。唐山人之詩瓢也哉。觀者幸于牝牡驪黃之外索之。 湖海士題于玩世居

西湖二集
序



西湖二集總目

上冊

卷之一

吳越王再世索江山

卷之二

宋高宗偏安耽逸豫

卷之三

巧書生金鑾失對

卷之四

愚郡守玉殿生春

卷之五

李鳳娘醋妬遭天譴

卷之六

姚伯子至孝受顯榮

卷之七

覺開黎一念錯投胎

卷之八

壽禪師兩生符宿願

卷之九

韓晉公人畜兩贈

85741

813

3:1

卷之十

徐君寶節義雙圓

卷之十一

寄梅花鬼關西閣

中冊

卷之十二

吹簫簫女誘東牆

卷之十三

張探蓮隔年冤報

卷之十四

邢君瑞五載幽期

卷之十五

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

卷之十六

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

卷之十七

劉伯溫薦賢平浙中

卷之十八

商文毅決勝擒滿四

卷之十九

俠女散財殉節

卷之二十

巧妓佐夫成名

卷之二十一 假隣女誕生貴子

卷之二十二 宿宮嬪情殢新生

下 冊

卷之二十三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

卷之二十四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

卷之二十五 吳山頂上神仙

卷之二十六 會稽道中義士

卷之二十七 洒雪堂巧結良緣

卷之二十八 天堂匠誤招樂趣

卷之二十九 祖統制顯靈救駕

卷之三十 馬神仙騎龍昇天

卷之三十一 忠孝萃一門

西湖二集總目

四

卷之三十二 薰蕕不同器

卷之三十三 周城皇辨冤斷案

卷之三十四 胡少保平倭戰功

附西湖秋色

西湖二集 卷之一

吳越王再世索江山

蕭條書劍困埃塵。十年多少悲辛。松生塞澗背陽春。勉強精神

且可逢場作戲。甯須對客言貧。後來知我豈無人。莫謾沾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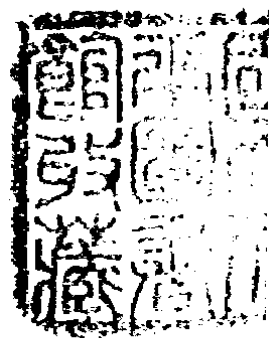
這首詞兒名畫堂春。是杭州才子馬浩瀾之作。因國初錢塘一個有才的人姓瞿。名佑字宗吉。高才博學。風致俊朗。落筆千言。含珠吐玉。磊磊驚人。他十四歲的時節。父親還不曉得他有才華。適值父親一個相好的朋友張彥復。從福建做官回來。望他父親。因具鷄酒款待。瞿宗吉從書館中而歸。張彥復就指鷄爲題。命賦詩一首。宗吉應聲道。

朱紫窗下對談高。五德聲名五彩毛。

自是范張情義重。割烹何必用牛刀。

張彥復大加稱賞。手寫桂花一枝。并題詩一首爲贈。

瞿君有子早能詩。風采英英蘭玉姿。



天上麒麟元有種。定應高折廣寒枝。

自此聲名傳播一時。有名先達之人。都與他爲忘年之交。那時第一個有才的是楊維禎。字廉夫。號鐵崖先生。聞其才名。走來相訪。因試其才學何如。將自己所賦香奩八詠。要他和。瞿宗吉提起筆來。一揮而就。

花塵春跡道。

燕尾點波微有暈。鳳頭踏月悄無聲。

黛眉顰色道。

恨從張敞毫邊起。春向梁鴻案上生。

金錢卜歡道。

織錦軒窗聞笑語。採蘋洲渚聽愁吁。

香頰啼痕道。

斑斑湘竹非因雨。點點楊花不是春。

瞿宗吉一一和還。楊廉夫嘆服道。此瞿家千里駒也。從此聲名大著于天下。雖然如此。有才無命。筆下寫得千百篇詩賦。囊中尋不出一二文通寶。真是時也。運也。命也。所以感慨興懷。

賦首詩道。

自古文章厄命窮。聰明未必勝愚蒙。

筆端花與胸中錦。賺得相如四壁空。

遂做部書名爲剪燈新話。遊戲翰墨。以勸百而諷一。借來發抒胸中意氣。後來馮浩瀾讀他這首詩。不覺咨嗟感歎起來。做前邊這隻畫堂春詞兒。憑弔瞿宗吉。看官。你道一個文人才子。胸中有三千丈豪氣。筆下有數百卷奇書。開口爲今。闔口爲古。提起這枝筆來。寫得颼颼的響。真個煙雲繚繞。五彩繽紛。有子建七步之才。王粲登樓之賦。這樣的人。就該官居極品。位列三台。把他住在玉樓金屋之中。受用些百味珍羞。七寶床。青玉案。琉璃鍾。琥珀盞。也不爲過。耐造化小兒。蒼天眼瞎。偏鍛鍊得他一貧如洗。衣不成衣。食不成食。有一頓沒一頓。終日拿了這幾本破書。詩云子曰之乎者也。個不了。真個哭不得。笑不得。叫不得。跳不得。你道可憐也不可憐。所以只得逢場作戲。沒緊沒要。做部小說。胡亂將來傳流于世。比如三國時節。曹丞相無惡不作。弑伏皇后。董貴妃。漢天子在他荷包兒裏。隨他扯進扯出。吐氣成雲。喝氣成雷。果然是。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。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。誰敢道他一個不字。却被我朝山陰一個文人才子。徐文長先生。做部四聲猿。名爲狂瞽史。漁陽三弄。請出禰正平先生。一邊打鼓。一邊罵座。

拍手畫脚。數數落落。罵得那曹賊啞口無言。好不暢快。曹賊有知。豈不羞死。真是踢弄乾坤。提傀儡的一場奇觀。做個千秋話柄。激勸傳流。一則要誠勸世上都做好人。省得留與後人唾罵。一則發抒生平之氣。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。盡數寫將出來。滿腹不平之氣。鬱鬱無聊。借以消遣。正是。

世事短如春夢。人情薄似秋雲。

逢場不妨作戲。聽我舌戰紛紛。

看官。你道杭州人。不拘賢人君子。販夫小人。牧童豎子。沒一個不稱贊那吳越王。凡有稀奇古怪之事。都說道。當先吳越王怎麼樣。可見這位英雄豪傑非同小可。還有一件好笑的事。那寶石山脚邊石塊之上。鑿有斗大的痕跡。說是吳越王卯子痕跡。道當日吳越王未遇之時。販鹽爲生。挑了鹽擔。行走此山。忽然大雨地滑。跌了一交。石頭之上。印了兩個卯痕。後來杭州作耍之人。故意鑿成斗大。天雨之後。水積其中。又捉弄那鄉下的愚民道。這卯池中水。將來洗目。其目一年不昏。鄉下愚民聽信其說。時將這卯水洗目。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。你道不是一件極好笑的事麼。然在吳越王未遇之時。安身無處。這個卯袋。不值一文錢。及至做了吳越王。保全了幾千百萬生靈。後世稱他英雄。連這個卯袋。都鑿成模樣。把與愚民徘徊瞻眺。玩弄撫。

摩起來，可見卵袋，也有交運值錢的時節，何況其生平事業，不嘖嘖稱歎，然吳越王發跡的事體，前人已都說過，在下爲何又說，但前人只說得他出身封王的事，在下這回小說，又與他不同，將前緣後故，一世二世因果報應，徹底掀翻，方見有陰有陽，有花有果，有作有受，就如算子一般，一邊除進，一邊除退，毫忽不差，看官，你道從來得天下正的，無過我洪武爺，驅逐犬羊腥膻之氣，掃除胡元濁亂之朝，乾坤重闢，日月再朗，這是三代以來，第一朝皇帝了，其次則漢高祖驅除暴秦，滅焚書坑儒之禍，這也是極暢快的事，所以洪武爺得天下之後，祭歷代帝王之廟，各帝王神位前，都只一爵，獨于漢高祖前，笑對道，劉君，今日廟中諸君，當時皆有憑籍，以有天下，唯我與爾不階尺土，手提三尺，以致大位，比諸君尤爲難得，可共多飲一爵，這是不易之論，然雖如此，漢高祖怎比得洪武爺，若論唐太宗把宮人侍父而劫父，以起兵，這也難算得天下之正了，若是宋太祖欺孤兒寡婦，因陳橋兵變，軍中黃袍加身，就禪了周朝之位，這也一發難說得天下之正了，所以岳正做首詩道：

黃袍豈是尋常物，誰信軍中偶得之。

又有詩道：

阿母素知兒有志，外人剛道帝無心。